

演 唱 材 料

誰 是 仇 人

謝 求 著

廣 西 人 民 出 版 社

誰是仇人

(彩調)

時間：1957年夏收剛完。

地點：廣西石龍縣某農村。

人物：

曲厚明——50歲，貧農，社員。

農士炯——28歲，生產隊長。

曲 仁——44歲，地主。

農老五——45歲，富農。

陳尚忠——29歲，社長。

陳 強——24歲，民兵隊長。

陳 直——20歲，民兵。

社 員——甲、乙、丙。

第一場

布景：離村子不遠的一個草坪上。台的正面有兩棵大樹，樹脚一邊堆着一堆用禾稿蓋住的草皮灰，另一邊樹着几根拴牛的木柱。台右邊是通往田野的大路，從這裡可以看見一片收割罷的稻和附近禾坪上一堆堆的禾稿。

台左邊是同村的路，路的末端隱隱現出几間屋子。

幕啓：草坪上很寂靜。片刻，長繩，曲仁肩挑糞箕，手拿糞夾，賊頭賊腦地上。

曲 仁：（念課子）嘿！我真高興，太喜歡，喜訊接連一樁樁，報紙上一行行，登的是公開反對共產黨；民盟

有个章伯鈞，親自出來打反攻仗。嘿！這一仗，打得好，蠻多人，跟着跑，紛紛向党來開炮！叫工人，搞罷工，喊學生，到處鬧，天大都要爭領導，還有一個叫羅隆基，他更說的妙：成立平反委員會，不要共產黨來領導。嘿！他城市爭，我鄉村鬧，亂鳴乱放把反造，若是一舉成功了，嘿嘿！看看你笑還是我笑，還是我笑。

（四处望了望，放下糞箕，陰笑了兩聲）嘿嘿！打從土改以來，共產黨和窮小子們的气，我算是受够了，房屋田地分得淨光，還要我什么的勞動改造，只准老实生產，不許亂說亂動，搞得我要死不得，要活不成，這几年好難熬啊，現在時候快到了吧，北京城里有人鬧開了；鄉下也有人喊退社了，只要一有機會，我就來他個“城鄉合作”，請共產黨嚐嚐我們的“豬屎夾打頭——（舉起糞夾，狠狠地比着打了一下）一棍就兩下”！那時，你才知道我的厲害呀！（唱強盜腔二）

蛟龍遇難困溝中；

一朝得志逞威風；

騰云駕霧歸大海，

興波作浪顯神通。

几年苦難已熬過，

土改仇恨記心中；

若得早日“天色變”；

報仇雪恨快心寬。

（得意洋洋）哈哈！趁着天將變的時候，高興，我就做一點輕工夫，不高興我就出來玩玩耍耍，好不痛快！（將糞夾一丟，取出烟袋，邊裝烟边走到樹腳去坐着抽烟）

（農老五荷一把小鋤，懶洋洋地上。）

農老五：（唱化子腔）日頭出來三丈高，

肩扛鋤頭手搥腰，

不去做工人說懶，

逼着上地走一遭。

曲 仁：（一眼瞅見）喂！老五，這樣早呀！到哪里去呵？

農老五：（被嚇一跳）啊！是你，到地里去。

曲 仁：還早，工夫又不太緊，過來坐一會抽口烟先嘛！

農老五：（走近去）唉！就是緊，我也做不出什麼工來，只不過“应付”一下算了。

曲 仁：（遞過烟袋）我懂得，上了點年紀的人，做工總難、比得後生哥的囉！

農老五：可不是麼，我們的成份不好，不做是會給人講偷懶的，哪能跟從前一樣：愛就做點，不愛就不做。唉！現在不能夠了！

曲 仁：我也是這樣想囉，但有什麼辦法，只好見工就做是咧！

農老五：哦，這幾天很少見你，有什麼好“路數”！搞得點“私撈”吧？

曲 仁：哪里，還不是躲在家里，找點報紙來消消遣。

農老五：那你倒清閑啦！看到有什麼新聞嗎？

曲 仁：新聞多得很，就是……（又轉口探問）你總沒有听到一些？

農老五：（心里一動）沒有听到，有什么消息？

曲 仁：沒有什么！不过……与你的……

農老五：（注意地）与我有關係？

曲 仁：唔！不过……（故意遲遲不肯說出）不过……

農老五：（不解，着急）到底与我怎样，快講吧！

曲 仁：这可是蠻緊要的，別人听不慣就会說是造謠。

農老五：你放心，我保險不讓別人知道，你應該相信我。

曲 仁：那……嘿（拍拍老五肩头）老五，真是好新聞呀！

（唱四平腔六）

報紙登的好新聞，
城市里头鬧紛紛；
有人出头爭領導，
要把天下來平分。
跟跑的人也不少，
有干部來有學生；
全是向党來開炮，
我看“換朝”有可能。

農老五：（松了一口气，裝作若无其事，很不關心的樣子）

哎！這些我早聽說過了，与我沒有什么緊要。（唱訴板二）

他們相爭為地位，
与我老五有何關；
求其三餐得溫飽，

不想出头去做官。

曲 仁：（感到奇怪）咦！你怎的說不緊要呀？如果不是共產黨，你的七头水牛，三十几畝保水田会挨沒收，你放賬、做生意会挨禁止嗎？

農老五：（怀疑，有所戒备地）唉！世界是这样，难講囉！

曲 仁：現在机会到了呀！你不想要回你那些財產，还願意再窮下去嗎？

農老五：（試探地）錢財那个不想，可是，現在槍无槍，炮无炮，要我造反我又不敢，而且也不能造反嘛！

（注意着对方的神情）

曲 仁：（認真地）嘿！你簡直是个蠢仔呀！（唱四平腔之六）

誰要你去明造反，
誰要你去動槍刀；
只消憑着一張嘴，
保証能立大功劳。
若有社員鬧情緒；
你就挑撥他“跳糟”；
抓着干部的漏洞，
不妨怪話又牢騷。
一旦合作社垮台了，
何愁往后沒錢撈。

農老五：（半信半不信地）唔！我看使不得，假如給人曉得了，說我們破坏合作社，危險，不好干。

曲 仁：你这个胆小鬼，又想發財，又要怕死，真不中用！

農老五：（考慮）虽然是……（遲疑了一会）那你敢嗎？

曲 仁：我怎么不敢！現在正准备做。嘿嘿！三年都难逢这一閏，老实說：“人不为己，天誅地滅”，要重整家業，再过好日子，机会就在这一次。

農老五：（已相信是自己的同道）唔！……你打算怎样做呢？

曲 仁：就是剛才說的：找着了他們的漏洞儿，就點他一把火，碰上了能拉攏的人，就拉他几个。總之，要搞到天翻地覆，合作社垮台，天下就是我們的。

農老五：哈哈！我的老伙計呀！（唱四平腔六）

你今說的那些話，
我已早早做在先；
上巷大嬸鬧退社，
是我暗中添油鹽；
老三因为听我話，
拉牛退社鬧翻天。
这些都是剛開始，
还有好戲在后边。

曲 仁：呸！你这个傢伙，剛才的假正經裝得真象。

農老五：什么象不象！告訴你：（唱四平腔六）

若是真想搞垮社，
計劃必需訂周全；
做事胆大心要小，
加油點火火才燃。
象你逢人就乱喊，
包管事情会弄偏。

曲 仁：你是富農，我是地主，用不着轉彎抹角。

農老五：多商量些是好的。哦！你跟陳積余能混得來，近來他時常叫窮叫苦，你看有機會就多同他扯一扯。

曲 仁：這個我也早做過了，以後也包在我身上。

農老五：現在二苗已開始插了，我正在計劃着：怎樣把春頭才修好的大水壩破壞，如果能整得二苗減產，鬧退社的人就會更多，更堅決；只要農村汪汪叫，城市紛紛鬧，向共產黨進攻的機會……。

曲 仁：對囉！這是一條好計。

農老五：這幾天我去探探看，哪一道壩堤好開缺口，等我找個機會把水放他媽的一干二淨去。

曲 仁：要得，探准了告訴我。

農老五：就這樣吧，往後另外有什麼機會，或是發生了困難我去找你商量。（扛鋤頭）我去地里打個轉先。

（下）

曲 仁：嗯嗯！（收拾糞箕、糞夾，滿意地笑）哈哈！有了個得力的同道。（欲走，忽然听得有人聲，裝着揀糞）

（農士炯和曲厚明爭執着上。）

曲厚明：隊長，你憑什麼不答應我借錢？

農士炯：憑什麼？你自己可以想得出辦法嘛。

（這時，曲仁已溜到灰堆後面去偷聽。）

曲厚明：信用社留錢來做什么？社員有困難都不開支！

農士炯：信用社不是錢山，春耕貸款借出好多？社員生活貸款借出好多？難道你要信用社關門嗎？自己有辦法

都不想，光靠信用社哪行。

曲厚明：尽說有办法，去搶人的嗎？

農士炯：你家养的那兩只猪，可不可以給食品採購組預購？
莫說要五元，就是要十元也可以。

曲厚明：啊！原來你是打算上我那兩只猪了；我賣不賣还不一定，要留來过年自己殺。

農士炯：哼！你养的猪不打算賣給公家，那公家的錢就一定要借給你嗎？

曲厚明：（感到理屈）这，这……（强詞）哎，你到底肯不肯給我寫証明？

農士炯：不能。

曲厚明：（火了）不能我就不出工！

農士炯：（更气）不出工打什么緊，我不会向上反映嗎！

曲厚明：（气極）去吧！你就去告我！

農士炯：我犯不着告你，就是一句話：不借，不借！（气冲冲地往右边下）

曲厚明：（怨恨地）不借！別人怎么借得！（猜想）哼！你莫非嫌我上次提你排工不合理的意見！……你記怀我，要向我報復！……要是这样呀！我要去找社長說理！（欲下）

（曲仁从灰堆后面閃出來，佯作从嶺上揀糞回村。

曲 仁：哎！厚明大哥，收工回去吃早飯啦！

曲厚明：（轉头）唔！今天不出工，出來走走。（又欲下）

曲 仁：嗯！來先嘛！大嫂子好點了嗎？我認識一个医生挺

拿手的賊！

曲厚明：（听說是認識医生，轉走過來）哦，他是哪村的？

真拿手嗎？

曲 仁：最拿手，他医一个好一个。（取出烟袋遞給厚明）
坐下來抽口烟慢慢講，自己族上的嫂子有病，我是挺担心的。

曲厚明：（慢慢地坐下）几天了，請过两个医生來看，一點都不見有轉机；眼下又沒有錢，心煩得很。

曲 仁：那（故意地）你不去向信用社貸款嗎？

曲厚明：別提这个了，簡直气死人。

曲 仁：怎么？他們不肯借？

曲厚明：哼！还不是我們那个好隊長！

曲 仁：他怎样呀！

曲厚明：（唱訴板二）今早我來將他找，

想寫証明去借錢；

誰知他不答应寫，

說我有猪就有錢。

嫌我向他提意見，

如今報復在眼前。

曲 仁：原來是这样。（接唱）大哥說的本來对，

隊長不該將你嫌；

人有困难理應借，

不借分明是心偏。

曲厚明：当然啦！他要我把猪預售，我的猪是留來过年自己殺的，預售了还設什么？

曲 仁：（迎合）講得在理，現在食油被統銷，豬肉又難買，有豬自己殺是合算得多。

曲厚明：（心煩意亂）哎！別扯這些了。我問你，那個醫生是怎樣的？要錢多嗎？

曲 仁：醫生是很“名功”；不過，錢是一定要的囉！

曲厚明：（面現難色）唉！人家不肯借，目下身邊又沒有錢，真成問題。

曲 仁：哦！沒有錢嗎？（賈乖）這有什麼要緊，如果不嫌棄，做老弟的可以全力幫忙；反正是為了自己的嫂子嘛！

曲厚明：什麼？你借錢給我？

曲 仁：（認真地）担保做得到，一、二十都可以，我早潑才賣豬，有的是錢。

曲厚明：這個……（相信不過）我不要！你的利息太重，以後我難還得了。

曲 仁：（假裝大方，進步）哈哈！厚明大哥，你真不了解我呀！（唱訴板二）自從土改到如今，

几多坏人变好人；

几年勞動又改造，

我早去掉剝削心。

借錢多少只管講，

利息不要半分文；

但得嫂子病快好，

赴湯蹈火我都能。

曲厚明：（半信半疑）這樣，好就是好，但是我……

曲 仁：（進一步討好）還不相信我是不是？嘿！你放心啦！（念課子）大哥請你把心放，我的思想早開通，党的教育这样好，剝削念头我一掃空；不信你看過去買公債，不能居上也居中；還有獻捐賣余糧，挖塘、修路出義務工。現在入了高級社，勤勤懇懇去做工；開會、送糧样样都響應，爭取進步更光榮！大哥如今手头緊，更應相助于水火中。只有今生做兄弟，哪有來世做弟兄，做弟兄。（白）哈哈！你講對嗎？

曲厚明：（被說得信服了）幾年來你是表現得蠻好的，你們地主本來也應該这样，好好爭取做一個新人，以後才会有出路。

曲 仁：對，對！你講的一點不錯。大哥，你打算要多少錢，講嘛！等會我就去請那個醫生來。

曲厚明：暫時借五元先，不夠了以後再借。

曲 仁：可以，可以，回家了我馬上給你送去。

曲厚明：喂！我先說過呵！你可要講話算話，不能在還的時候又反口，說是多少利息借的，那時，我可不答應。

曲 仁：（拍拍胸膛）嘿！男子漢大丈夫，說一句是一句，這是為了救人嘛！我絕不會象隊長那樣，見人有困難都不理，還要……

曲厚明：哎呀！別提他了，他是和我有意見的，你曉得嗎！

曲 仁：嗯！（挑剔）哦，你不講我倒不敢提呢！隊長對你真有意見，剛才在那邊他還嘖嘖唧唧的說：偏不借錢給你，你也奈何不得，你如果不出工，就要你見

鬼。

曲厚明：（顯然被激怒）他要我見鬼！我就硬不出工，看他敢把我怎么样！

曲 仁：（假作好意）唉！他是領導人，做什么你都要忍點氣囉！

曲厚明：忍氣！我才不呢！我不干了，他敢殺我！拿我來當仇人，做不來我就退社！

曲 仁：（激將）我看你退不了社啊！有那樣的隊長，社長怎會批准你。

曲厚明：隊長和我有仇，我再做下去也是沒有出息！

曲 仁：（拉攏）不過，退社也好，現在我們鄉里大把人間退社，你退了社還可以避免隊長對你進行報復；社內社外反正一樣是干活，退了社生活會更好。

曲厚明：可不是，活活受氣我是受不了；今晚上就去找社長。（交還烟袋）你有時間就去請那個醫生來吧！

曲 仁：是，是，你去忙你的事，一會我送錢到你家去。

曲厚明：好！我在家等你。（下）

曲 仁：（望着厚明已去遠的背影）嘿嘿！略略動了一下嘴唇皮，管教你們就要鬧個不休呀！

（唱強盜腔五）

鶴蚌來相爭，

漁民才得利，

社員鬧意見，

曲仁心歡喜。

要搞垮合作社，

还得施妙計。

(白)哈哈!想不到碰上这样个好机会,真是天助我也!(得意忘形)貧農喊退社,中農难以团结,到那時農業社垮台,工業化也要完蛋。罗隆基、章伯鈞在城市,我在農村,蔣介石在台灣,美國再一出兵,四面夾攻,不怕共產黨不垮台,共產黨一垮台,天下还是我的。那時候我还是收租、放債,收租、放債哈哈哈哈哈……(忽停)一不做二不休,殺人不死反为仇,要干就干到底。如今曲厚明和隊長勢不兩立,要使曲厚明退社,还得再來一計。对!找老五商量商量。(挑起粪箕欲下)

(農老五上,二人險些闖个满怀)

曲 仁: 啊!老五,我正想去找你。

農老五: 什么事?

曲 仁: 有一个好机会到了!

農老五: 什么好机会?

曲 仁: 來來,这里來。(拉老五到樹脚,各放东西,坐下)
真是个好机会!

農老五: 嚙,到底什么机会呀?你这个悶葫蘆,我一點也不懂。

曲 仁: 哈哈!老五,你听我講呀!(唱四平腔)

剛才厚明和隊長,
因为借錢鬧翻天;
二人吵了一大架,
我在背后添油鹽。

厚明他已信我話，
怀恨隊長在心間；
口口声声要退社，
火头已被我點燃；
若得你再加把火，
事情成功在眼前。

農老五：唔！隊長不答应借錢給厚明，他要鬧退社是嗎？

曲 仁：是囉！他得了我一點小恩惠——我已答应借給他五元，他什么都信我了。我來找你商量：如果要他們越鬧越狠，非得再給他們一手不可！

農老五：再給一手……

曲 仁：你想想看該怎樣搞？

農老五：这个……（沉思）这样……如此……（摇摇头）
唔！……

曲 仁：來，我告訴你。（与農老五耳語、边用手比划）够妙嗎？

農老五：这样……不会有危險吧！

曲 仁：嘿！我剛才不是說過：胆要大、心要細，保險不会出岔子，明晚上麻黑后一定要給我办到。

農老五：嗯嗯！

曲 仁：如此回去分头准备。（扛鋤头，与農老五同下）

——幕落——

第 二 場

第二天晚上。

布 景：厚明家門口的院子。門口旁边有一猪圈，里面圈着

兩只肉豬；豬圈門上斜搭着一根竹干，上面晾有一件七、八成新的女裝衣服。大門對面是一間小茅屋，是裝柴草用的，茅屋邊安放着一只雞籠，里面關有五、六只雞，另一邊散放着一些農具。

幕 啓：月色朦朧，場上無人，豬在圈里叫鬧着，大概是嚮要喂夜餐了。一会，曲厚明左手提小燈，右手端餚桶，從屋里走出來。

曲厚明：（唱化子腔）灶門剛把藥煎好，

耳听猪儿鬧又嚮；

二人工作一人做，

給我老漢吃不消。

（端餚到豬圈門口，開門，邊咕嚕）叫，叫，叫！你們鬧什嗎？有工夫還不曉得早來喂你們。二更了。唉！要是老鬼沒有病，你們用挨餓到這時候嗎？（放好燈，餚桶喂豬。樂器奏冷台。有頃，走出豬圈來）哼！這兩只豬長得這樣好，又肥又肯吃餚，昨天隊長喊我把牠們預購給食品組，我才不這樣蠢呢！還是曲仁老弟好，借錢給我，要不然，我就難了。（唱化子腔）

老伴有病無錢醫，

我去借錢他不依；

不是曲仁來幫助，

就要逼着預購豬。

你今故意作難我，

我不出工奈怎的；

社長面前已言过，

做不过時把社出。

（白）我这个人，就是服軟不服硬，你要整我，我死也不服你。社長也曾講过：“不出工，鬧退社是不对的。”是呀！我也曉得是不对；可是，我就是不服这口气，偏要和隊長鬧一鬧，頂一頂板，看他又能怎样！（走去添筍）快點吃啦！你这兩個畜牲！我还要剝薯菜的皮！誰有你們这么多閑空……

（咕嚕着添筍）

（陈尚忠拿着手电筒上。）

陈尚忠：（唱路腔一）今晚召開社委会，

研究厚明的事情；

会后才知兩不是，

各有成見憋在心。

为了消除这成見，

厚明家中走一程。

（欲進門，忽然看見猪圈內有燈光，喊）厚明大叔，还没有睡嗎？

曲厚明：（聞聲应）哪个！

陈尚忠：是我呀！

曲厚明：（走出）呵！是社長來了。

陈尚忠：你太累了！大孀的病好點了嗎？

曲厚明：还不是那个样。社長，你也不曾休息嗎？

陈尚忠：还没有呢！

曲厚明：找我有什么事？